

“乡音”征文

德庆“开耕节”

□邵海明

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很多地方都有“闹春耕”的习俗，象征春回大地，村民告别农闲，开始春耕夏耘。

有歌谣唱道：“二月二敲门框，金子银子往家扛；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二月二敲屋山，大屯满小屯尖；二月二敲梁头，蝎子蜈蚣死在梁里头。”

如今的云楼村开耕节又增加了一些醒狮武术表演、文艺表演、篮球赛等健康文体娱乐活动，既迎合新时代节拍，又不失传统，其热闹场面比春节还要隆重。

这一天，云楼村的村民家家户户磨刀霍霍，宰鸡杀鸭，款待四方来客。当天，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可以来一起吃饭、饮酒、聊天，尽显包容、和睦的质朴民风以及和谐、团结的农村氛围。



微信扫码关注听上期乡音征文《二月初二春牛诞》粤语播音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渐行渐远 渐无书

□楚云

闲暇时整理旧物，打开一个久未开启的橱柜，映入眼帘的是十几摞信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柜子里，全部用细绳精心地扎着——原来是昔日的各种书信。

应该有近百封吧？单行信纸、双行信纸，还有印花信纸，折成长方形或者心形，黑色的、蓝色的或工整的、潦草的字迹，与信纸一起微微泛黄。甫一抖开，往事便一幕幕如电影般在眼前闪过。

倒是没有什么波澜壮阔，也不讲究起承转合，只有岁月的印迹点点滴滴。有不少是日常琐碎。豆蔻年华，谁没有自己的小确幸、小心事和小烦恼？那些对父母不能说、对老师不敢说的喜怒哀乐，只能告知年轮相仿的朋友；也有谈恋爱时的情书。情人的眼睛里总是自带滤镜，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各种感受被咏出诗情画意，语言甜蜜得能溢出汁儿，提起笔来，就感觉自己天生便是诗人和作家，顺手一写就能写好两三千字，这种创作激情迄今似乎仍难以超越；还有二十余封工作以后来自家长和学生的书信。

突然想起几年前，一个女孩被我批评上课走神，放学后偷偷在我的抽屉里塞了一页信纸。先是撒娇式地道歉，接着便是一组风趣的四格漫画，末了还有一个问句：“老师，您心情好些了吗？”实在让我哭笑不得。

2007届初三(7)班是我带过两年的班级。因为曾经扶着他们走出低谷，学生们对

我的感情很深。高中毕业前的教师节，他们为自己无法抽空回来看望我而发愁，于是集体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十几个孩子每人写一两页，凑起来就是厚厚一沓，沉甸甸的，分量很重，正如我们永远不会缩水的师生情义。

还有一封特别的信，信笺上是竖行排列的红线黑字，与信封上的收件人地址一样皆为毛笔小楷。展开阅读时，隐约约约的墨香，令人心旷神怡。写这封信的是一位深圳的老年笔友，2012年10月，《羊城晚报》“教育过江龙”栏目发表了一篇对他的宣传报道，他阅读后心有戚戚焉，便辗转打听到我的校址，然后寄来了这封信。

信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家书。那时我在省城读书，远在家乡的父平均每月会有两封来信。执笔的几乎都是父亲，洋洋洒洒上千字，却始终整洁美观。他那个圆滑中不乏棱角的钢笔字，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件艺术品，让人狠不下心折叠出一丝褶皱。

最厚的家书整整六页，把信封撑得如同一面膨胀的鼓，里面的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父亲亲自自己坎坷的成长故事，以亲身经历给予我鼓励和宽慰，真诚、温暖又文采斐然，与他平素的写作风格大相径庭。我突然想起来，大四

下学期的某天下午，我意外地接到一个心仪单位的拒绝信息，不由把失落和愤懑悉数倾泻在家书中，写满满四页纸后心情才平静下来。让我出乎意料的是，父亲收到这封信后的回复，竟比我的信还写多了两页纸，并且是以快件签收的形式送到我宿舍的书桌上的。印象中这样迅捷的回信前所未有。触动父亲的，究竟是我情绪激烈的文字，还是信纸上斑斑点点的泪痕呢？很长时间，我都无从得知。

此刻，抚摸着土黄色的牛皮纸信封，我的手心和眼角同时有了些许潮意。当年收到我的信时，父母必定难过又焦虑吧？他们定然心疼女儿经受的挫折，定然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抱女儿，所以才会连夜写下并寄出那封六页长信。如今捧着这封厚实的信，我眼前仍能清晰地浮现出母亲担忧的眼神和父亲在台灯下奋笔疾书的背影。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文字竟然还如此生动，那些记忆竟然还如此鲜活。感叹之余，我抖落信封上细小的灰尘，再想想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卧床数年的父亲，唏嘘之间不由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悲情。父亲早就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再也不可能写出完整的句子，更不可能给我写下哪怕一个字了。

蓦然想起欧阳修的那首词：“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当年那些和我有书信往来的朋友们现在又在哪里呢？绝大多数已经变得遥远而又陌生了。断续联系着的不过是在节日里通过网络彼此的一声问候或是在微信朋友圈中随手点一下赞。简洁、快捷，却非常敷衍。彼此的牵挂少了，心灵的对话少了，旧日书信往来的等待和回味也杳无踪迹了。

若干年前，郭敬明在博文中写道：“在不远的未来，在那个即将被电子统治的时代，信封会消失吗？明信片会消失吗？邮票会消失吗？你学生时代辛苦练好的一手漂亮钢笔字，会消失吗？”这番话不知触动了多少人心底的那根弦啊。

据说很久以前，人类并不需要语言也没有文字，只用眼神交汇便能明白彼此的心意。再后来，眼神已不足以传递所有心思，方才出现了语言，接着又固化在纸面上成了文字。据说古时候，通讯方式非常落后，人们用于生活、社交和军事等方面的联络，主要依靠人、鸟和马等。比如飞鸽可以传书，鸿雁亦能传书，《山海经》中曾记载西王母身边有三只青鸟，就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把吉祥、幸福和快乐的声音传递人间。

我一直以为，世间种种美好，书信绝对是其中特别重要

的一种。在诸多珍藏、记录光阴的形式中，书信和日记是我偏爱的表达情绪与情感的方式，也是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性书写。未被珍藏的时光接近空白，用心记录的日子才会生光。只是可惜，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结果之一竟是“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不由心生感激，感激自己当年那样热爱用笔在纸上书写。当微风拂动窗帘，阳光洒在发梢，我坐在书桌前自由地将心意用悠扬的笔触勾勒；当指尖触碰到纸张，兴奋地发出“沙沙”的摩擦音；当一封封书信投掷到绿色的邮筒，“啪啪啪”地欢唱着跃入筒底；当日历一天天撕去，等待的思绪犹如风筝的线被拉得很紧，我掐着手指计算着收信的日子；当期盼中的信件来到眼前，我逐字逐句品读，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微笑；当我把五彩缤纷的信纸展开，用指腹感受文字的温度，反复回味昔日的点点滴滴；当我隔着千山万水，又借助这些信件重新走过那些无邪岁月……我都由衷地感激自己曾经是个爱写书信的“文艺青年”。

手捧着这些信件，我竟如此怀念那个“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怀念那些和我一起拥有过这份美好的人们……



老建筑前依旧热闹

树，古树冠盖，宛若一幅动态的山水田园风光画卷。旧时先民曾筑墙围寨，所以古村也是一座典型的“潮汕水寨”。

新农村建设改造后，古村面貌焕然一新。当代长美袁氏后人依然人才辈出，花开各地，各展风流。如今村中的北方民居、潮汕传统民居、民国洋楼、南洋碉楼等相互映衬，不同文化的交汇融合，在长美村早已见怪不怪。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走在村中古幽的老巷，踩着历史车轮碾过青石板，驻足于香火袅袅的家庙前，斑驳陆离的旧寨门下，几处断壁残垣的旧寨墙边，坐歇于古渡头上、青板石桥头、古榕树下，听



新长美桥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题，内容不限，可人可景可物。投稿请发至邮箱：ywdmzg@163.com，并请以“大美中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

离爱情最近的植物

□梁惠婕

春天的花事里，我最早遇见的是桃花。

仿佛不经意间，于某个农家院墙边走过，瞥见院内一株桃树桃花点点，如少女的粉颊，分外娇俏。因为当时是初春，桃花开得零零星星，甚是寡淡，可是已让人窥到了春色。

郊外有个桃园，那天我在春寒料峭的微雨中，独自去寻芳。山上的桃树千姿百态，黑褐色的铁枝铜干中孕育着无数浅红色的蓓蕾，像少女羞赧的心事。也有早开的桃花，仿佛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怒放在枝头。浅红深红的桃花，如云似霞，令人如坠梦境。那一天，我徜徉在早春的桃林中，沉醉不知归路。

桃花应该是一种离爱情最近的植物。

看粤剧《桃花缘》，一位书生去郊外踏青，野外桃红柳绿，一派醉人春色。他悠悠地唱：“桃花灿，柳丝垂，杨白杏红陪锦翠。”走到人乏口渴时，便叩开了一家农户讨水喝，出来一位美貌女子。她递过一杯茶来，仁立在桃花树下看他，少女的面颊与院中盛开的桃花相互映衬，真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他问她芳名，她唱：“绕篱凉凉桃花水，借问桃花我是谁？”他于是叫她“桃花”。后来我才知道，此剧是根据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这首诗改编而来的。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道出了多少爱情的惆怅。

无独有偶。张爱玲有一篇名为《爱》的散文，写一个村庄里的女孩子，在春天的夜晚，扶着一株桃树，和一个男子打招呼：“噢，你也在这里吗？”但是后来女孩子被拐卖到他乡，经过无数惊险和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那棵桃树下的年轻男子……这种邂逅的有缘无分，与多情的桃花扯在了一起，又令人喟叹。

古今爱桃花之人可谓数不胜数。传说唐明皇和杨贵妃都喜欢桃花，紫苑中有桃花千株，每到桃花盛开，他们在桃园赏花，唐明皇都要摘枝桃花插在杨贵妃头上，说：“此花最能助娇态。”唐伯虎亦爱桃花成痴，所以自号“桃花庵主”，一首《桃花庵歌》道尽了他对桃花极致的喜爱，他在花前坐、花下眠、花下醉、月下吟诗作对，桃花见证着他的自由闲适。

想起小时候，我家里也是有一株桃树的。每到春天，它一树粉嫩嫩的花儿，开得我眼花缭乱，隔了窗望去，仿佛天边一抹粉红的烟霞。读高中时的我，正陷入灿烂的初恋。但有一天，母亲“咔嚓”一声把开得正盛的桃树折断了——那株桃花可是她的最爱啊——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断了我的初恋，收心好好念书。但我对桃花的痴爱与念想却从未断过。

多年后，我走进了幸福的婚姻生活。我便一直计划着，一定要与先生一起去看一场桃花盛会——和他牵手走在姹紫嫣红的桃花下，该是多么浪漫的事。我也要让桃花见证我的幸福。

古村长美活力依旧

□文/图 余德武

再次携妻回到广东省普宁市梅塘镇长美村时，我被眼前的古村美景惊艳到了。入眼处，小桥流水人家，花竹影绿茵，长亭回廊绿道，白墙黑瓦小巷，灯影摇曳歌声……穿过新长美桥，沿着宽敞明净的村道，汽车可以直接开到老宅门口。我笑着调侃妻子，你们村真是“乌鸡变凤凰”啊，立刻招来一顿白眼。

记得第一次陪同岳父母回老家长美，已是二十年前。当年在村里匆匆待了两天，除了走不完的亲戚朋友，我最难忘的，就是当时车要过桥进村，我

却看着几条长石板拼成的长美桥心里直犯怵。路窄，也没护栏，我只好让家人和老人先下车，每人站在桥的一角作为坐标参照物，这才小心翼翼地驶过去，车到老宅后，发现车身已多处划痕。

但后来回去多次，我才慢慢发现长美村原来很有韵味。中华大地古村落遍布，这个在粤东榕江上的长美古村，却很有代表性。它集古、幽、秀、韵、活之美于一身，可谓一枝独秀。

长美村的名字，寓意“永长嘉美”，古称“阳潮里”，俗称“潮尾袁”，是潮汕十万袁氏人

口发祥地。其始祖为北宋庆历年间进士、兵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袁琛，袁琛的妻舅爷是北宋进士、宰相吕公著。据袁氏族谱载，宋神宗元丰六年，袁琛与吕公著因反对王安石行青苗法而被贬，其子袁照及其子孙旋迁至揭阳渔湖长美村立籍，迄今已有960多年历史。村中现存仍保留着众多古建筑和古树，宋元痕迹可见，明清风格犹在。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传承600多年的袁氏家庙和祭祖家塾，前者承载着古村的香火文化传承，有史为证，自宋及清代，长美袁氏出文武进士11人，以下无数，出正二品及以下职官59人，被誉为“榕江之滨进士村”。现存于家庙中宋、明、清的匾额楹联仍有8块之多。可以说，长美村的历史渊源与发展，也是潮汕民系文化演化发展的历史写照。

长美村的山山水水更是秀美。古村碧水环绕，外环为潮汕三大水系的榕江，城内溪涧渠纵横交错交织。舟楫穿梭无阻，自古渔业兴盛。村外良田万顷，地肥物丰。村周围植榕



长美村口的“长美水乡”石碑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3月13日

超级大乐透 第21027期

Table with lottery results for Super Lotto 21027, including prize categories and amounts.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00185659元 1137674691.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截止日为2021年5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062期

Table with lottery results for 3-digit and 5-digit permutations 21062, including prize categories and amounts.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062期

Table with lottery results for 36 choose 7 lottery 2021062, including prize categories and amounts.

彩票奖金2026604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84712元 类别 投注金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1 第2021062期

Table with lottery results for Good Luck 1 2021062, including prize categories and amounts.

3D 第2021062期

Table with lottery results for 3D lottery 2021062, including prize categories and amounts.

本期投注总额:1959280元; 本期中奖总额:782706元; 奖池资金余额:3367344元。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授权发布



谭汝兰(左一)

老人资料卡

姓名:谭汝兰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18年7月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清远清城区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是否识字:否 采访时间:2020年12月18日

平塘村岭边一村小组的百岁老人谭汝兰已102岁了。我们到的时候，她正坐在村道边的大树下晒太阳，脸红扑扑的。

寻觅广东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 21

忘我忘忧自得其乐

□月同

忘我,无我,是生命的一种境界,难能可贵。不计付出,甘于奉献,自能构筑一个独门独院的精神家园。

我问老人家多少岁了,她笑起来:“哎呀,记不得的啦,我也不知道我几岁了。”声音清脆如铃,令人欢喜。她儿子告诉我,老人家身体还很硬朗,行动方便,很爱出去走走,没事就会在树下坐会儿。我问老人家冷不冷,她回道:“要戴手套的,不然手冷。看我都包着头,头吹不了风。”黑色的棉布包裹着一头银丝,谭老整理得很整洁,看上去精神、漂亮。谭老的丈夫早在1979年就走了。她一个人坚强地撑过难捱的时光,早已忘记伤痛。她一生甘于付出,无私奉献。我们将准备已久的补贴金和慰问品赠予谭老,老人家不好意思地收下,连说了好几声谢谢,还从口袋里掏出是,说:“拿个利是红包,祝您也身体健康。”